

〔美〕佐拉·尼尔·赫斯顿 著 王家湘 译

他们眼望上苍

如果

你能看见

黎明的曙光

那么

黄昏时死去

也就不在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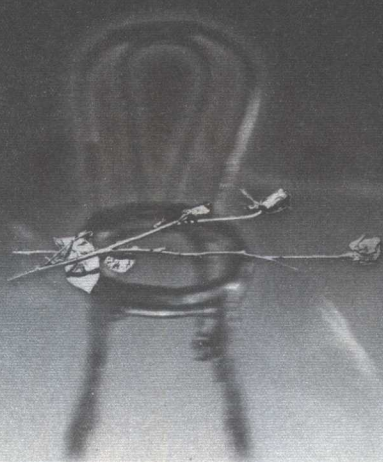
有这样多的人

从来

都没有

看到过

曙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他们眼望上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们眼望上苍 / [美] 佐拉·尼尔·赫斯顿著; 王家
湘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8
(曾经轰动的 20 世纪外国女性小说丛书)
ISBN 7-5302-0445-9

I. 他… II. ①佐…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064 号

曾经轰动的 20 世纪外国女性小说丛书

他们眼望上苍

TAMEN YANWANG SHANGCANG

[美] 佐拉·尼尔·赫斯顿 著 王家湘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149 000 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7-5302-0445-9

I·431 定价: 13.00 元

序

..... 钱满素

20 世纪外国文学领域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女性文学的崛起，这无疑是妇女的解放在文学园地中的开花结果。

妇女写作和男子一样，除了天才和勤奋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精神，二是物质。精神指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认识到自己也有独立的人生价值，也有参与社会的平等权利。物质指的是经济自立和对时间空间的支配，借用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话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绝大多数妇女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无论从精神或物质上，女性都依附从属于男性，终生囿于家庭。清教徒认为，上帝创造女人就是让她成为男人的帮手和附属。一个好妻子必须服从，必须否定自我，必须舍弃一切追求智力发展、自我实现的狂妄自大的愿

望。清教徒的这一观念显然在各种文化中都曾具有普遍意义。“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即便写作，也不一定去发表；即便发表，也常用假名，因为发表作品是一种公开参与，不是女性分内的事。

妇女在本世纪中获得的地位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正是在 20 世纪，女人从男权下解放出来，这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也许不亚于文艺复兴时人从神权下的解放。在各国，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民族解放和民主进程推动了妇女事业，妇女普遍获得了与男子相等的法定权利。妇女的受教育、就业和经济独立，为她们的思想独立创造了条件。60 年代以来涌动的当代女权运动对女性意识的触动更是非同一般，女人发现了一个“我”，发现自己也有值得书写发表的体验。一贯独霸的男性话语受到挑战，人类不再只用一个声音来说话，来记录。女性话语登堂入室，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和情怀。

女性文学是女性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常常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而是妇女揭露和抗议性别歧视、思考自身命运及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它是这样贴近妇女的生活和心灵，无法不引起女性间的共鸣和交流。当然，并不是所有女作家都是女权主义者，也不都局限于表现女性意识，但她们毕竟是女人，她们描绘的世界不同于

男性，她们笔下的女性更具有男作家所难以把握的真实性。

20 世纪中，女性文学从少数精英发展为燎原之火，大批妇女拿起笔来创作。女性专业作家也不再是稀罕的事情。不仅在英国法国这样妇女具有写作传统的国家里，女作家地位稳固，在文坛上常能与男性匹敌，并驾齐驱，而且在拉美和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女性文学也在崛起。在新作品不断问世的同时，一些被历史湮没的早期女性文学也被陆续发掘出来。女性文学形成了自己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妇女学，对妇女和女性文学进行系统的学理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译介的外国妇女文学作品大约有几百种，其中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的不同译本占了相当比例。为了使读者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外国女性文学的概貌，我们曾选编出版了十卷本《蓝袜子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该丛书由于篇幅所限，对中长篇小说只能采取节选的办法，给读者留下遗憾。这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愿和我们编委会合作，推出这套“曾经轰动”的开放系列，分期分批地将本世纪一些有影响的女性小说译介给读者。这些作品由于其涉及问题的普遍和深刻，描写方式的大胆与新颖，在出版后立即受到广泛注意，拥有大批读者，甚至引起争议。它们

也许不都是传世名作，但它们引起的关注至少能说明它们触及到了妇女问题中的某些敏感点，迫使读者进行思考，我们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分享这些作品，从中受益。

内 容 提 要

《他们眼望上苍》是一部从始至终流淌着诗意的小说，是黑人文学中第一部充分展示黑人女子内心中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在黑人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创造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小说描写了反抗传统习俗的束缚、争取自己做人权利的珍妮的一生。珍妮向往幸福的爱情，像一棵开花的梨树，她期待着能有亲吻自己的蜜蜂。她先是被迫嫁给了有六十英亩田产的中年黑人洛根，后又跟随黑人小伙子乔·斯塔克斯到一个建设中的黑人小城去开创新的生活。珍妮不愿只是作为宠物被供养玩赏，不愿坐在空空如也的高椅子上无所事事，在乔死后，又跟随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既无钱又无地位的黑人青年甜点心到佛罗里达去做季节工。他们一起享受着共同劳动的乐趣和黑人季节工群体中丰富生动的诗舞传统。在突然而至的洪水中，甜点心为救珍妮而被疯狗咬伤，得了恐水病。他在神志不清中向珍妮开枪，珍妮被迫自卫还击。最后白人陪审团判决珍妮无罪。自70年代以来，本书已成为美国大学中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是研究黑人文学和妇女文学的必读书。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将赫斯顿视为自己的文学之母，亲手为这位“南方的天才”竖了一块墓碑，并且说道：“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为重要的书了。”

译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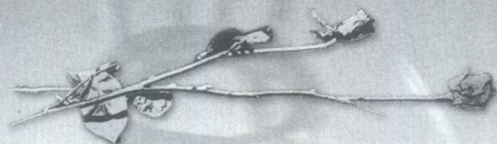
王家湘 江苏常熟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全国美国文学会理事，全国比较文学会学术委员。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1982年获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自1986年以来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及加拿大从事女作家及美国黑人作家的研究。参与国家社科项目《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撰写了“现代主义小说”及“妇女作家”两章，并发表有关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黑人文学的论文约三十篇，散见于《外国文学》、《文艺报》、《世界文学》等报刊杂志上。主要译著有《沙堡》(艾利斯·默多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沧海茫茫》(琼·里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死的警告》(穆丽尔·斯巴克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惟一的爱》(埃里奇·西格尔著，译林出版社)、《汤姆叔叔的小屋》(人民文学出版社)、《玛丽》(纳博科夫著，时代文艺出版社)等中篇小说及大量短篇故事。目前重点研究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

曾经轰动的

20

世纪

外国女性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by Zora Neale Hursto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 - 98 - 2771

Copyright © 1965 by Zora Neale Hurston

© 1998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北京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

遥远的船上载着每个男人的希望。对有些人，船随潮涨而入港；对另一些人，船永远在地平线处行驶，既不从视线中消失也不靠岸，直到瞩望者无可奈何地移开了目光，他的梦在岁月的欺弄下破灭。这是男人的一生。

至于女人，她们忘掉一切不愿记起的事物，记住不愿忘掉的一切。梦便是真理，她们依此行动、做事。

因此故事的开始是一个女人，她埋葬了死者归来。死者并非是有朋友在枕边脚旁哀悼着因病魔缠身而死。她从透湿的、泡得肿胀的、暴死的人中归来；暴死者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审视着天命。

人们全都看到她回来了，因为那是日落以后，太阳已经下山，但它的脚印尚留在天空。这正是在路旁的门廊上闲坐的时候；听消息聊大天的时候。坐在这里的人们一整天都是没有舌头、没有耳朵、没有眼睛的任人差遣的牲口，让骡子和别的畜生占了自己的皮去。但现在，太阳和工头都不在了，他们的皮又感到有力了，是人皮了。他们成了语言和弱小事物的主宰。他们用嘴巴周游列国，他们评是断非。

看到这个女人回来时的样子，使他们想起过去积聚

起的对她的妒忌，因此他们咀嚼着心头的记忆，津津有味地咽了下去。他们问的问题都是辛辣的宣言，他们的笑是杀人工具。这是群体酷行。一种心态活灵活现。传言不胫而走，如歌曲中的和声般一致。

“她干吗穿着那身工作服回到这儿来？难道她找不到一件女装穿吗？——她离开这里时穿的那套蓝缎子女装哪儿去了？——她丈夫弄到的、死了又留给她的那么多钱都上哪儿去了？——这个四十岁的老太婆干吗要像个年轻姑娘那样让头发披到后背上一甩一甩的？——她把和她一起离开这里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扔在哪儿了？——还以为她要结婚呢？——他在哪儿扔下她的？——他把她那么些钱怎么着了？——打赌他和哪个小得还没长毛的妞儿跑了——她干吗不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

当她走到他们那儿时，她把脸转向了这些胡嚼舌根的人，开了口。他们匆匆忙忙七嘴八舌地道了“晚上好”，嘴张着，耳朵满怀希望。她的话倒挺使人愉快的，可她没有停住脚，一直朝自己的大门走去。门廊上的人只顾得看，顾不上说话了。

男人们注意到她结实的臀部，好像她在裤子的后袋里放着袖子。粗绳子般的黑发在腰际甩动，像羽毛样被风吹散。而她耀武扬威的乳房则企图把衬衣顶出洞来。他们，男人们把眼睛看不见的留着在心里琢磨。女人们记下了她退色的衬衫和泥污的工作服，保留在记忆中。这是和她具有的力量进行斗争时的武器，如果以后证明没有什么价值，仍可以作为她有朝一日可能落到她们的地步的希望。

不过直到她家的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为止，没有一个人动，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咽咽唾沫。

珀尔·斯通张开嘴大笑了起来，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一面笑，一面趴在萨普金斯太太身上。萨普金斯太太鼻子喷着粗气，嘴里啧啧有声。

“哼，你们都替她操心，你们都不像我，我才不去捉摸她呢。要是她连停下来，让人知道她过得怎么样的这点礼数都没有，那就让她去好了！”

“她甚至都不值得我们去谈论，”卢洛·莫斯用鼻子拖长了腔调说，“她高高在上，可样子下作，这就是我对这些追年轻小伙子的老太婆的看法。”

费奥比·华生先往前倾着身子在摇椅里坐定才开口说话：“咳，谁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呢，是她最要好的朋友，而我也不知道。”

“也许我们没有你知道的内情多，可我们都知道她是怎么离开这里的，我们也都肯定地看见她回来了。你企图包庇珍妮·斯塔克斯这种老太婆也没用，费奥比，不管你们是不是朋友。”

“要说老，你们这些说话的人里有的可比她老多了。”

“据我所知，她四十好几了，费奥比。”

“她最多也就是四十岁。”

“对甜点心这样的小伙子，她可太老了。”

“甜点心早就不是小伙子了，他都三十了。”

“我不管这个那个，她总该可以停下来和我们说上

几句话的吧。她这个样子好像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似的，”珀尔·斯通抱怨道，“做了错事的是她。”

“你是说你气的是她没有停下来把自己的事都告诉我们。不管怎么说，你们究竟知道她干了什么坏事，要把她说得这样一无是处？就我所知，她做的最坏的事就是瞒了几岁年纪，这丝毫也没有损害别人。你们真让我起腻。照你们的说法，人家还以为这个城里的人在床上除了赞美上帝别的什么事也不干呢。对不起，我得走了，因为我得给她送点晚饭去。”费奥比猛地站了起来。

“别管我们，”卢洛微笑道，“去吧，你回来之前我们给你照看房子，晚饭我已经做好了。你最好去看看她感觉怎样。可以让我们也知道知道。”

“天哪，”珀尔附和道，“我说话说的时间太长了，把那小块肉和面包都烤焦了。我可以在外面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丈夫不挑剔。”

“啊，嗯，费奥比，你要是马上就走，我可以陪你走到那儿去，”萨普金斯太太主动提出说，“天很暗了，妖怪说不定会抓住你的。”

“不用了，谢谢你，我就走这么几步，什么也不会抓住我的。反正我丈夫对我说了，没有哪个第一流的妖怪会要我的。要是她有话对你说，你听着就是了。”

费奥比手里拿着一只盖着盖子的碗急急走去。她离开门廊，大伙儿未问出口的问题一齐向她的后背投来。他们希望答案是残酷古怪的。当费奥比·华生到了珍妮的家门口后，她没有从大门进去沿棕榈树小道走到前

门，而是转过栅栏拐角从便门走了进去，手里端着满满一盆褐米饭。珍妮一定是在房子的这一边。

她看见她坐在后廊的台阶上，灯里已经灌好了油，灯罩也擦干净了。

“你好，珍妮，你怎么样？”

“啊，挺好的，我正在泡脚，想解解乏，洗洗土。”她笑了笑。

“我看见了，姑娘，你看上去真不错，像你自己的女儿。”她们两个都笑了，“即使穿着工作服，也露出你女人的特点。”

“瞎扯！瞎扯！你一定以为我给你带了什么来，可我除了自己之外一样东西也没带回家来。”

“那就足够啦，你的朋友不会想要更好的东西了。”

“我接受你的恭维，费奥比，因为我知道这是真心话。”珍妮伸出手来，“天哪，费奥比，难道你不打算把你带来的那点吃的给我了？今天除了自己的手我什么也没往胃上放过。”她们俩全轻松地大笑起来，“给我，坐下。”

“我知道你会饿的。天黑以后不是满处找柴禾的时候。这回我的褐米饭不怎么好，咸肉油不够了，不过我想还能充饥。”

“我马上就告诉你。”珍妮揭开盖子，说，“姑娘，太棒了！厨房里的事你可真是在行。”

“啊，这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珍妮，可是明天我多半会有一准好吃的东西，因为你回来了。”

珍妮津津有味地大吃着，没有说话。太阳在天空搅起的彩色云尘正慢慢沉下。

“给你，费奥比，把你的破盘子拿去，空盘子我一点用处也没有。那吃的来得确实是时候。”

费奥比被自己朋友粗鲁的玩笑逗乐了，“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疯。”

“把你旁边椅子上的那块毛巾递给我，亲爱的，让我擦干净脚。”她拿过毛巾用力擦着。笑声从大路上传到她耳中。

“好吧，看来全能的嘴巴还在某处发威，而且我猜现在他们嘴里说的就是我。”

“是的，不错，你知道要是你走过某些人身边而不按他们的心意和他们谈谈，他们就会追溯你的过去，看你干过些什么。他们知道的有关你的事比你自己知道的都要多。心存妒忌听话走样。他们希望你出什么事，就‘听到’了这些事。”

“如果上帝不比我更多地想到他们，他们就是丢失在高草丛里的一只球。”

“我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因为我家门廊在大路边，他们都爱上我这儿来。我丈夫烦透了，有的时候他把他们全赶回家去。”

“山姆做得对，他们不过就是磨你们的椅子罢了。”

“对，山姆说他们多数的人都上教堂，这样在末日审判时就能复活。在那一天任何秘密都该公开，他们要在场听到所有的一切。”